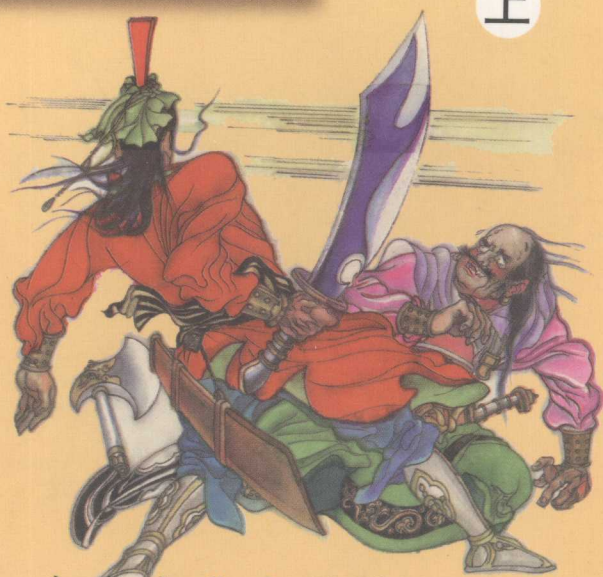


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

沉沙谷

上

上官鼎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上官鼎真品全集

沉沙谷上

(台灣)上官鼎 著

作者简介

上官鼎生于1917年。1955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是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享誉港、台、澳、大陆之间。上官鼎先生一生中有很多巨著问世，在台湾众多的武侠名家中有“侠圣”之称。

上官先生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且开新派先河，融合了“北派五大家”的精髓。把玄妙心法、人世沧桑、奇功秘艺、儿女私情与悬妙设置，巧妙的共治一炉。集前辈大成又在新派独领风骚。

上官先生的作品，个性鲜明、情节奇巧、结构宏阔、境意深邃。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市井无赖，从大侠名家到无名小卒，无不活灵活现。在情节结构上，上官先生的作品堪与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

说 明

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是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被台湾武侠界誉为“侠圣”的上官鼎先生的真品全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系大陆惟一合法授权机构。

为推出此套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小组。编辑、制作历时两年。

授权之初，编辑小组有意把书稿投放全国数座城市的多家租书店内；同时，邀请全国武侠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反馈信息令人振奋。就投放的数种而言，已成为各地租书店最抢手的读物；而专家对“首选”地位与“侠圣”称谓均无异议。

目前，图书盗版猖獗，盗版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扰乱了图书市场，使作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国家蒙受损失，也败坏了读者的口味。

在此，我们郑重声明，一经发现盗版，必将严肃查处；同时，也希望热爱武侠、珍视图书的读者诸君，一旦发现，踊跃举报，使盗版者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以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

举报电话：(0551)2657497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代侠圣 力能扛鼎

《上官鼎真品全集》总序

几年前,在一次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上,国外一位汉学家曾问我,作为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有“侠圣”之谓的上官鼎的作品,为何不见刊行于中国大陆?

随后,我看到了由台湾《联合报》主笔、武侠小说评论巨擘叶洪生先生主编的“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由江苏文艺社与台湾万盛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独不见上官鼎的“圣踪”,心中确实纳闷。待看了序言方悉,叶先生本来编就的是十大门派,有上官鼎的代表作《沉沙谷》,因版权转让未果,才留下残缺的九大门派。

现在好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上官鼎真品全集》。这一“侠坛”盛事,无疑会给痴迷武侠的朋友带来惊喜和欢乐。

上官鼎其独特奇异之处,犹如某种深湛精纯的内功,略一接触便劲风袭体,不由不沉浸其中,时空皆失。这诡异而难以抗拒的魅力,至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继承传统,新派先河。上官鼎融合了“北派五大家”的精髓,把玄妙心法、人世沧桑、奇功秘艺、儿女私情和设置悬念,不露痕迹的熔于一炉,成为集前辈大成之第一人。同时,又力求创新,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尤其人性描写上颇具西方小说韵致,启迪了古龙、古如风等新派代表人物。新派独领风骚,上官鼎实为滥觞。

个性缤纷,人性异彩。上官鼎极善描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市井无赖,从大侠名宿到无名小卒,无不活灵活现。人物个性的鲜活丰满,来自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和人性深度的开掘。上官鼎总是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用细腻

的笔触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微妙的情感,如愤怒、仇恨、悲哀、恐惧、爱恋、慷慨、侠义、傲慢、孤独、犹豫、同情等。从而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平面化、漫画化。不少人物都是善恶并存,正邪难分,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深度人性的挖掘,展示出人类生命的异彩。在人物塑造上,上官鼎与金庸堪称台港“双璧”。

尤值一提的是,在诸多人物的心理情感中,上官鼎尤善描写情爱,对恋爱中的少女心理把握得准确细腻、真实生动,无论是公主的相思还是少女的暗恋,无论是思凡的道姑还是怀春的闺秀,无论是江湖侠女还是深闺千金,皆维妙维肖,她们的娇态、羞态、憨态、蛮态、媚态、柔态,无不令人怦然心动。上官鼎写儿女私情,已远远超过以写情立世的王度庐,纵台湾大家中也难有望其项背者。

结构宏阔,意境深邃。上官鼎在演绎自己的奇异故事时,从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单线发展,总是多线并举,立体推进,布局大气磅礴,构思严谨缜密。情节虽盘根错节,但条理分明,张弛有致。常常套中有套、计中有计、奇中有奇、巧中有巧、悬中有悬、疑中有疑,如波涛汹涌,绵绵推进,回环往复,终凝成惊涛拍岸,摄魂夺魄,令人窒息。在情节结构上,上官鼎的才华实与梁羽生难分伯仲,堪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

同时沉浸作品,你总能感到一种智性的深邃。在英雄世界的描绘中,读者时时体会出作家对生命、个体、社会、宇宙的感悟和幽思。时而苍凉悲怆,时而沉静超然。在人生况味和社会底蕴的表现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文心雕龙》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相信“晓声”、“识器”之士必会在上官鼎作品中获得巨大的美感享受。

通俗文学博士 赵 玺

1998年11月

内 容 提 要

沉沙之谷，险绝天下，令鬼哭神号，风云变色。

十年前，塞北武林大会生死决战于此谷，各派精英被一个巨大的阴谋席卷着，尽数毒发身亡，含恨沉陷于恐怖而凄凉的滚滚黄沙之中。唯独北辽派掌门人金寅达大难不死，却又如鬼魅般飘忽不定，行踪难测！

十年后，身负血海深仇的全真派第三十三代高足陆介，与年轻一代高手韩若谷、何摩义结金兰，联袂行侠江湖，向屡施灭门惨案、十恶不赦的蛇形令主与天全教主展开了疯狂的追逐与扑杀。谁料大仇未报身先死，陆介竟被神秘而诡异的结义大哥韩若谷无情地推入了沉沙谷……

原来，蛇形令主与天全教主竟都是韩若谷一个人的化身，而金寅达不仅是韩若谷的师父和生身父亲，更是掠杀陆介全家的罪魁祸首！

由此解开了塞北武林一役的悬世之谜，也揭开了伏波堡四十年前一段难以言传的痴男怨女同室操戈的惊世奇闻……

几个身世不幸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甜蜜而幽怨的恋情，几位垂暮老人对生的眷恋与对死亡的坦然，同门骨肉相残的惨烈与催人泪下的深深的忏悔，演绎了一幕哀婉而悲壮的人生话剧！

目 录

第 一 章	凄凉黄沙·····	(1)
第 二 章	风云伏波堡 ·····	(39)
第 三 章	冰雪初融 ·····	(79)
第 四 章	鬼谷幽情·····	(118)
第 五 章	魔教五雄·····	(156)
第 六 章	义结金兰·····	(169)
第 七 章	蛇形令主·····	(200)
第 八 章	悠悠往事·····	(238)
第 九 章	沙谷历险·····	(277)
第 十 章	侠侣芳踪·····	(313)
第十一章	天涯少女心·····	(336)

第十二章	往事如烟·····	(347)
第十三章	侠肝义胆·····	(388)
第十四章	双面人魔·····	(422)
第十五章	惊世秘闻·····	(456)
第十六章	大破天全教·····	(504)
第十七章	神龙现尾·····	(532)
第十八章	天纵奇才·····	(566)
第十九章	同室操戈·····	(597)
第二十章	魂归何处·····	(633)

第一章 凄凉黄沙

月色如水，寒风肆劲。

空阔的草原边的峭壁上，这时候有一批人围在那儿，瞧他们指手划脚，像是争论不休。

这深夜，这荒野，连犬吠声都听不到，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

一个秀俊的中年道士的声音：“就差昆仑派一人了。”

大伙儿没有一个答腔。荒野像死一样静。

又是那个中年道士的声音：“怎么昆仑的还不来？”

一个胖和尚答腔道：“只怕，嘿嘿，只怕昆仑派是不参加的了。”

话声方了，枯叶枝桠上一阵轻响，一个人影一跃而起，那人在空中凌虚连踏，陡然跨过七八丈距离如飞龙般落了下来。

众人中有人低呼：“八步赶蝉！昆仑的到了！”

那人落地，却是一个弱冠青年，长得极为秀逸，尤其双目精光炯然，英气毕露。他落地之后，只对一个八旬老僧一揖地道：“晚辈南璿！拜见少林天一大师。”

对其他的人却是不理不睬，神态十分倨傲。

那方才曾开过口的胖和尚道：“好啦，都到齐了，洒家代表峨嵋派提议，咱们这就开始吧。”

他对面一个鹰目老者冷哼了一声道：“这位大师恁性急，人家天下第一高手天一大师早就自封名号了，还有咱们出口的份吗？”

那峨嵋慧真和尚倒是个直性子，大喝道：“你是什么东西？”

那鹰目老者仰天打个哈哈道：“不敢，在下唤作‘华山神鸢’。”

那和尚怒道：“华山派便怎地？”

老者道：“在少林这等名门大派前，咱们自然算不得什么。”

那少林天一大师闻言脸色一变，正要发话，但又强自抑住，低声宣了一声佛号。

那“华山神鸢”一连几句总是冷言冷语挑着少林派，但是其他的人没有一人出言制止，反倒有人发出幸灾乐祸的阴笑。

最先发话的那中年道士道：“五十年前，咱们的师辈替咱们定下这场死约会，今天凡是在场的，大概都没有存着生还的意思，贫道以为大家大可免去口头上争斗……”

左侧一个冷冷的声音打断道：“奇了，令师兄怎么没有来？否则，哈哈，两个天下第一高手拼一场，俺们虽然是一文不值，倒也可一饱眼福。”

这话可是大大侮辱了中年道士，等于说“贵派怎么派你这脓包来赴会？”

中年道士面色如常，回首一看，乃是崆峒派的代表，大笑道：“敝师兄原是要来的，但是后来一听崆峒这等大派却以老兄为代表，所以贫道这等脓包也就被派来啦。”

那崆峒剑客脸色大变，他万料不到这俊美潇洒的玄门之士，口舌上竟是如此之利。

那峨嵋和尚道：“青箬道友方才还在要咱们不要逞口舌之利，现在自己却也加入啦。”

青箬道人稽首道：“大师责备得是。”

敢情这俊美中年道士唤作青箬道人。

那华山神鸢此刻又道：“崆峒神剑白兄说得有理，青箬真人的令师兄未来，天下最高明的一对中缺了一个，只得让天一大师

专美于前了。”

他一再冷言冷语，果然有人受激冷哼一声。

天一大师口宣佛号大声道：“天下第一高手的称号是武林中好事的人唤着玩的，像青箬道友师兄青木真人自然当之无愧，像贫僧这种只知念经敲钟的老和尚，那是万万担当不起的。”

华山神鹫冷笑道：“大师何必过谦？”

天一大师理也不理续道：“当时有朋友告诉贫僧说，武林朋友把贫僧和青木真人并列为天下第一高手，贫僧那时就说不可，我和尚念经打坐原可不理，但是让那些心胸狭窄之徒听了，定然惹出无穷麻烦，哈哈，华山神鹫方施主你若是瞧得不顺眼，贫僧今天当着这许多武林高手的面把这名号转赠给方施主，只要方施主点一下头！”

华山神鹫万料不到天一大师说出这番话来，他狠狠地回顾一眼，只见不少阴沉的眼光集中在他身上，他是万万不敢点这一下头的，但是又不能示弱，只得尴尬地道：“天一大师和青木道长并称天下第一高手，这是大家都知的，我方某岂敢妄称，嘿嘿，岂敢妄称。”

天一大师微笑不语，那昆仑的青年南璿却纵声大笑，爽朗的笑声在荒野中直送出去，好半天才听到阵阵回响。

华山神鹫老脸通红，狠狠瞪了南璿一眼，南璿收住笑声，毫不退缩地还瞪回去。

那个崆峒派的又道：“我瞧大家既是抱着必死之心才来的，咱们定要想一种新奇的危险事物赌斗赌斗，否则不怕人家天下第一高手笑掉大牙吗？”

天一大师一听又说到自己头上来了，不禁忿然动容，那南璿已开口道：“崆峒神剑白老英雄语出惊人，胸中必有高见，可否让俺们听听。”

他年纪轻轻，但是今日来此的全是一派掌门的身份，是以，

人人都不敢因他年轻而小看了他，他口齿伤人，别人也不好发作。

那崆峒神剑阴阴笑道：“我瞧还是请天一大师出个主意，不然咱们想出来的，人家觉得太是稀松平常，咱们这个人可就丢大了。”

天一大师道：“白施主此言差矣。想当年，咱们各派精英在此为了身外之物争斗得七死八伤，咱们不管他们争得对不对，既是前辈们定下了这场死约会，咱们今日就得见个分晓，说来不怕各位见笑，今日赌斗一场自是免不了，方才青箬道友说得是，咱们是怎样一个比法，大家尽可提出来商量一下。”

此话一出，差不多每个人都在暗中思索一个于己最有利的比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出口，尤其方才崆峒神剑说过要寻一个新奇危险的比试事物，自己此时若是说出，被人觉得过于平淡，那就丢人了。

霎时之间，荒野沉默下来。

月亮悄悄隐入乌云。

“洒家随便你们怎么比法，一定奉陪就是。”是峨嵋和尚的声音。

“正是，贫道也是如此。”

“正是，在下也……”

“正是……”

“在下也是这个意思……”

一时所有的人七嘴八舌都作了这“聪明”的推诿。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有一人提出一个比法，大家反而只得听从了。

这时一个低沉的咳声响了起来，众人登时静下来，目光一齐集中在那咳嗽人的身上。

只见那人年约五旬，自始至终从来还没有开过口，众人识

得，正是北辽阴山派的传人金寅达。

华山神鹫鹰目一翻道：“金兄有何高论？”

金寅达微微歪了歪嘴，一言不语，双目凝注着前方，伸出食指往前指了两指。众人忍不住齐道：“什么？”

金寅达仍是不语，又翘起拇指往后指了两指。

崆峒神剑大叫道：“什么？你说沉沙谷？”

“刷！”一道电光从天脚一堆乌云中闪出，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一种惊恐的表情。

金寅达冷冷地道：“正是！”

华山神鹫强抑惊色，沉声道：“愿闻其详。”

金寅达道：“用轻功，渡过沙谷，功夫成的，就过得去，不成的，沉下去。”

这金寅达来自北辽，说的汉语断断续续，不很流利。

华山神鹫道：“然后？”

金寅达道：“过去的，在石上留下他那一派的表记，再回来。”

峨嵋和尚仍不明白，道：“回来便怎么？”

金寅达看都不看他，道：“回来的只怕不到一半了。”

众人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冒上来，虽然每个人都存着必死之心来践约的，但是要他们踏着鹅毛不浮的沉沙谷而过，确是大大心寒。

金寅达顿了顿道：“各位觉得不好的话，在下随各位的便，嘿！”

此言一出，大伙儿心中一凛，不约而同地悄悄捏紧了拳头。

乌云愈来愈密，倒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大家沉默着，踌躇着。

寂静的夜，北风如刀，周遭的黑暗，象征着重重隐伏的危机。

呼的一声，蓦地里，衣袂破风之声撕裂这周遭的沉静，黑暗中，只见一道光华冲天而起。

那道光华上冲之势一顿，陡然之间向前方一掠，平平地飘出七八尺，仍然没有丝毫下坠的趋势。

看清楚了，原来竟是一个人在空中掠过，手中雪亮的戒刀发出光华，为这充满着危机的夜加上一幅不可多得的奇观。

“瞧，这是闻名天下的‘分光掠影’身法！”

“峨嵋的慧真和尚赴险去了！”

不错，第一个去送死的是峨嵋的代表。

黑沉沉的夜，数十只眼睛紧盯着慧真身形，但见那团光华一掠之下，凌空虚点，速度迅速之极！

一阵微风拂过，总算把密密的黑云吹开一线，残月悄悄地爬出云霓，淡淡的清光洒向大地。

月光下，看得仔细，慧真已踏上那一片广阔黄沙上了，也许，他将要一步步接近死亡了。

身形三起三落，每一点地，却不敢运用丝毫力气，只是双足交错而荡，借这一荡之力飞渡沙谷。

呼、呼两声，峭壁上又飞下两条人影。

右边一个道士装扮，左右双足微分，一前一后保持原式不变，身形却轻灵地向前掠去。

“嘿！武当的‘平步青云’！”

“啊，是两位道士一同赴险，左首的可不是青箬羽士？”

不错，这一对道人紧继着峨嵋派奔向沉沙谷。

月光下，慧真和尚已渡到黄沙谷中间了，身形却越来越重滞，“分光掠影”的轻功心法也慢了下来。

再看看武当的白石道人和青箬道士的身形，却有如两条黑烟，滚滚而去。

别瞧他们如此身手，同赴死亡约会，却没有一人存有生还的

念头。

慧真和尚足步开始沉重了，虽则还有十五六丈的路程，但对于他来说，又不啻是一程可望不可及的旅途。

慧真和尚满面通红，心一横，猛然一足踹下。

这一脚一点，力道虽是三分发，七分收，但沉沙谷何等奇异，身形立刻沉了下去。

慧真和尚大吼一声，戒刀虚空一劈，呼的一声，身形蓦然一荡，平空拔起五六尺，倒是扬起漫天黄沙。

他身在天空，临危不乱，陡然腰间一折，头下足上，戒刀嘶地在地上一拍，身形借此一击，有若湖中行舟，平平稳稳飞掠而出，那柄雪亮的戒刀在沙地上毕直地拖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

峭壁上仍然是静静的。

也许——也许三个顶尖的高手会一去不返，也许他们能够平安归来。没有人急着再去一试了，他们要等待着结果。

青箬道人大袍飘飘，虽然使的是最通俗的“蜻蜓三点水”轻功身法，但速度绝不在右边白石道人之下。

呼呼然，两位全真也已踏入了天下奇险的沉沙谷。

青箬道人左足点地，身形正想上拔，猛然足下一阵软软毫不着力的感觉，身子一个踉跄，心中暗道：“嘿！好厉害的沉沙……”

说时迟，那时快，青箬道人右足一踢，左足一拔之下也是一踢，呼呼数声，连环已踢出七八脚之时，身形登时直立起来，猛向前窜。

这一耽搁，白石道人已在身前数尺，心中忖道：“这可不是玩的，切不可再有丝毫大意。”

于是，加快足步，一掠而过。

前面慧真和尚猛然虎吼，身形一翻，一个筋斗，双手一探，抓住沉沙谷东西的尽头，翻上陡立入云的小山麓边。

慧真长吸一口气，暗暗忖道：“总算渡过了！”

右手一挥，戒刀直上直下，一式劈下。

“喔！”一声，刀尖在山石上留下一道寸深的印痕！

虽然，隔着一道长长的沉沙谷，这边峭壁上的人却能清清楚楚地瞧见慧真和尚这一式乃是峨嵋不传之秘——“指天划地”。别看他简单的仅是直削一刀，但普天之下各门派的狠招攻式却悉数包括在这一式中。

但见慧真一刀劈下，刀身纹丝不动，石屑翻飞中，那锋薄的戒刀却有如千斤铁杵，极其沉重地落回地上。

“好深的内力！”低沉沉地是华山神鹫的声音。

慧真和尚反身一纵，一点之下，连连数跃，尽量避免不要踏入沉沙面上，他这是一股作气，呼呼几声，身形已掠出十五六丈。

迎面武当白石和青箬等两人急奔而来，白石道人到底不凡，“平步青云”的身法始终没有缓慢下来。

左首青箬羽士倒也没有怎吃紧，洪声道：“恭喜慧真道友渡过难关。”

他这一开口，真气陡然一浊，身形立刻有微波状的踉跄，但身形可丝毫不慢。

慧真身在空中，闻言呵呵大笑道：“好说！好说，此祝道友一路顺风……”

蓦地里，慧真大吼一声，身形一阵子抽搐，呼地平空坠落下来，霎时便沉下那无底的沙谷中。

峭壁上所有的人都是一阵惊呼，白石和青箬何等定力，丝毫不被这突生萧墙之祸所惊，一齐暴喝一声，身子拼命拔起。

青箬道士长吸一口真气，身在空中，双袍袖往後一拂，身形一连在空中跨出七八步，竟然凌空虚渡过这十五六丈的距离。

呼的一声，白石道人也抢上沙舟之上。